

血染的爱河

——赵世炎革命春秋

沈国凡

XUERAN DE AIHE

纪实文学丛书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沈国凡

血染的爱河——赵世炎革命春秋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吴金海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血染的爱河

——赵世炎革命春秋

沈国凡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58,000

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000册

ISBN 7-5321-0412-5/I·343 定价：3.00元

人是为各种爱而活着的——这便是生命和力量的源泉。

他短暂的一生只有二十六个春秋，然而却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史诗。让我们沿着他的足迹，去领悟他的青春、爱情和生命如何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，闪射出旭日般的光辉。

目 录

他从远方归来.....	1
盛开的腊梅花.....	11
血染海河.....	19
赵各庄风云.....	35
首都革命.....	45
寒凝大地.....	58
分道扬镳.....	72
点亮心灵的人.....	81
奇妙的决策.....	90
五月的旗帜.....	99
地心的烈火.....	112
午夜枪声.....	122
燃烧上海.....	132
战友重逢.....	147
再举义旗.....	162
阳光普照大上海.....	197
山雨欲来.....	206

面对刀丛	217
血红的朝霞	224
后记	251

他从远方归来

好大的风沙啊，它漫无边际地刮着、刮着……遮住了房屋，遮蔽了天空，将整个世界搅成了混沌迷茫的一片。

一列火车穿过风沙，喘着粗气，缓缓地驶进北京车站。

一个穿着湛蓝色西装的青年人，右手提着半旧的皮箱，随同旅客们一同走下列车。他中等身材，宽额大眼，一双剑眉浓黑如漆，微微向上紧皱的眉头，薄薄的紧闭着的嘴唇，使那张白净而仍显稚气的面盘，透露出一种同龄人少有的深沉和干练。

他是从莫斯科取道海参崴来到北京的。

四年前那个初夏的黎明，他同一群热血青年，从上海港乘坐法国的阿芒贝尼克号远洋邮轮前往巴黎，以后从那里取道柏林去莫斯科。他经历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，在实践和对比中找到了真理，找到了一条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，现在他雄心勃勃地回来了。

可是，当他提着皮箱走出火车站，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，立刻向他伸出了一双双干瘦的黑手。

他从西装衣袋里掏出几个铜板，塞到一个骷髅般的老

大爷手里。

“先生，行行好，行行好吧……”他立刻被乞丐们包围起来，一双双黑手在眼前晃动，使他无法走动。

看着这些苦难的同胞，他的心在滴血，身上的几个铜板能救得了他们吗？为了赶路，他不得不设法“突围”。于是，他从衣袋里掏出了所有的铜板，用双手捧着撒了出去，趁乞丐们拾铜板的时候，提着皮箱匆匆地走上了大街。

路旁的树木，在火辣辣的烈日下喘息着。

大街上行人稀少，一个黄包车夫躬着腰，正满头大汗地拉着车。车上坐着戴博士帽的胖子，双手搂着浓装艳抹的女人。几个喝得醺醺大醉的外国水兵，手里捏着酒瓶，摇摇晃晃地在大街上走着……

他机警地看了看四周，迅速走进了一条胡同。然后根据中共旅莫(莫斯科)支部书记罗亦农的指示，找到了石驸马后院三十五号——这是一座古老而典型的北京四合院，深灰色的砖墙上爬满了青藤，院门前放着一对石鼓。

“咚——咚咚。”他轻轻地在门上敲了三下。

四合院的大门开了，一个乡村打扮的中年妇女露出脸来，仔细地打量着他，突然惊叫起来：“哎呀，你不是赵世炎吗？这几年跑到哪里去了，是做生意还是当了先生？”

赵世炎叫了一声师母，便随着她走进里面的书房。书房里，一个三十开外的中年人，正端坐在桌前读书。他穿一件灰色长衫，微高的鼻梁下，留着两撇浓浓的胡子，戴一副浅黑色镜框的近视眼镜。那稳重专注的神态，给人一种热诚、朴实的感觉。只见他站起身来，猛一把抱住赵世炎的肩

膀，用那浓重的河北乐亭乡音说：“早盼着你们这些青年人回来了。国内革命斗争正在深入开展，我是如久旱的土地盼雨一样地盼着你们回来呀！”接着他便惊奇地问道，“怎么，你没带个夫人回来？”

赵世炎无可奈何地朝他摊开双手。

“蔡和森找了向警予，李富春找了蔡畅，你就没在留法、留苏的女同学中找一个合适的？”

赵世炎摇摇头：“先生，不，李大钊同志，那里女同学太少啊，不够分配。”

李大钊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：“世炎，世炎，你还是那么风趣……”

李师母站起来忙对赵世炎说道：“回头我给你分配一个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有人急急忙忙地敲门进来报告：“不好了，梅先生家的大小姐在学校服毒自杀，现在正在医院抢救！”

赵世炎同李大钊夫妇一起，急忙朝医院跑去。

一九二四年的中国大地，满目荒凉，哀鸿遍野，中华民族在军阀和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下喘息、挣扎。这年五月，李大钊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大会，经中共代表团同共产国际远东部商量，调正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赵世炎列席会议，并担任翻译。赵世炎在会上会下同时用英、法、德、俄四种语言与各国代表交谈，出色的完成了任务。会后，李大钊根据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，得到共产国际远东部同意后，

决定调赵世炎回国领导革命斗争。

七月，赵世炎同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刘少奇、任弼时等一起回到中国，被安排在李大钊身边工作。李大钊当时是中共北方各地的总负责人，赵世炎担任他的助手，也集数职于一身：中共北京地委书记、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工运委员会书记、《政治生活》主编。当时中共北京地委是北方的中心地委，除领导北京市工作外，还指导天津、唐山、张家口、沈阳以及内蒙等地的工作，赵世炎负责对北方工作进行具体的组织和领导。

这天，赵世炎在母校北京高师附中演讲回来，根据李大钊的嘱托，买了一束鲜花去看梅先生的大小姐梅香。他轻轻地推开梅香病房的房门，见梅香还在睡觉，便将那束鲜花插在桌上的花瓶里，静静地坐在旁边，一边看报一边等梅香醒来。

过了一会，梅香醒来后，看见赵世炎坐等的样子，便强撑着要坐起来，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赵先生，你，你就这么坐着，怎么不叫醒我。”

赵世炎忙示意她快躺下，然后将那束鲜花捧到她的面前：“梅小姐，你看这花多美呀！”

梅香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闪出两束喜悦的光辉，接着便又暗了下去：“这花再美，也总会谢的，唉……”

赵世炎站起来，将那束花高高地举起：“那么，何不在开花的时候，尽情地让她开得更美更艳呢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高师的女生组织了一个女星社，专门研究新时代妇女自身解放的问题。她们约我明天去演讲，我的三姐世兰、九妹

君陶都在里面，梅小姐病好后不妨也去参加吧。”

梅香愁苦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：“赵先生，你真好。请你把花放到我的床前来吧，看到它就好象看见了你，我这个弱女子浑身也就有力量了。”

赵世炎安慰梅香一番，并要她好好养病，答应过几天再来看她，便匆匆地来到李大钊家，将梅香的病情简单地告诉了李大钊夫妇，接着便问道：“梅香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，为什么要自杀呢？”

“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，最不幸的是女性，梅香的事情说来既简单又复杂……”李大钊摸摸胡髭，深沉地说，“好了，我们还是先谈工作吧。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内蒙古地区党的组织发展问题。”

“内蒙古地区比较偏远，而且由于多年造成的蒙汉之间民族矛盾，若想直接深入到千里草原，一时恐怕难以做到。”赵世炎停住话，略一沉思，“我们是不是想法在北京的蒙藏学校进行活动，从蒙族学生中发展党员，然后再让他们回去开展本民族的工作，打开局面？等他们站稳脚跟以后，我们再派能力较强的同志去加强工作。”

李大钊点点头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你的办法很好，工作要一步一步地做，而且得根据内蒙古的具体情况来作出我们的抉择。在蒙藏学校联络积极分子，启发他们的觉悟，经过一定的考验后发展他们入党。”

赵世炎在蒙藏学校演讲后刚走出校门，就被一群尾随的蒙古族学生拦住了。这群剽悍的蒙族青年，头戴羊皮宽

帽，穿着蒙古族长袍，从腰上的刀鞘里抽出一把把雪亮的匕首。“赵先生，你们汉人为什么同情我们蒙古人？你讲的要是真话，我们欢迎你来，要是骗我们，那就得当心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赵世炎一阵爽朗的大笑，接着便解开衣襟，让自己的胸膛直对着那一把把尖刀，“我也是个爽快人，如果骗了你们，你们的刀子就往这里扎吧，我连眉头也不会皱一下的。我讲的句句是实话，对你们蒙古人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，并不都是汉人，而是汉人中的统治者，他们是我们的共同敌人。”

“不对！”一个蒙古族青年大声吼着，将匕首在赵世炎的眼前晃了几晃，“你们汉人中的平民，也是瞧不起我们的！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赵世炎坦诚地回答。

“好了，你既然承认，说明你就是来骗我们的汉人！”蒙古族青年学生喊叫着，将赵世炎推到一块石墩上。

赵世炎并不着急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话总得让我说完吧。汉人中的平民瞧不起你们，这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一种封建糊涂观念。我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，就是要彻底消除这些妨碍民族团结的旧意识、旧观念。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基础上，达到各民族的团结，建设各民族人民共同幸福的新国家。”

“这样的国家能建立吗？”一位叫乌兰夫的蒙古族学生，惊喜地问道。

赵世炎看着这位蒙古族青年那兴奋激动的目光，以十分肯定的语气答道：“这是完全可能的。在我国北面有个俄

国，那里就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，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多民族国家。我曾在那里的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过，亲眼见到那里的工人、农民、红军战士以及俄罗斯族、哈萨克族等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。他们兄弟般地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。那里没有民族之间的仇恨，没有民族之间的歧视，更没有各民族之间的格斗和残杀。”

乌兰夫又问道：“我们草原上的王爷，能让我们各民族象俄国一样吗？”

“多么天真可爱的蒙古族青年啊！”赵世炎想着，趁势从石墩上站起来，拍着乌兰夫的肩膀，对大伙讲道：“乌兰夫同学提出的问题很对。你们草原上的王爷，就象我们汉族的地主、资本家一样，他们怎么会放弃用压迫、剥削人民的血汗而营造起来的天堂呢？因此我们蒙汉人民就必须团结起来，共同地同他们作斗争。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，决不能退缩半步，非此不能建设起我们各族劳动人民的新社会。”

赵世炎的话，句句讲在这群蒙古族青年学生的心里。他们纷纷将匕首插进刀鞘，激动不已地围着赵世炎。乌兰夫一甩蒙古袍的衣袖，虎地一下站起来，用右手抽出身上的匕首，刷地一刀劈去旁边榆树上的一根斜长的树丫，大声说道：“赵先生，我相信你宣扬的主义。以后回到草原，一定让那些压迫蒙古人民的王爷，象这树丫一样倒在我的脚下。”

这群身上奔流着祖先强悍血液的蒙古族青年，都学着乌兰夫的样子，刷刷地抽出身上的匕首，怒目注视着那棵榆

树。仿佛那棵榆树就是那个垂死的阶级，他们就要展开一场血与火的生死搏斗。

不知不觉，炎热的夏天已经过去，秋天跟着满街的黄叶一起来到了古都。赵世炎在蒙藏学校里很快地发展了乌兰夫、奎璧、吉雅泰等第一批蒙古族党员。这时梅香的身体也已经全部康复，独自住进了高师女生宿舍，从此再不回家。赵世炎遵照李大钊的指示，经常到学校去看望她。

这天梅香送赵世炎走出校门，顺手塞给他一张纸条，立刻转身就跑了。

赵世炎好奇地打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赵先生，明天上午九点钟我在陶然亭等你，一定要来。”

第二天，赵世炎穿了件湛青色长衫，将一本杂志卷成小筒拿在手里，匆匆忙忙来到陶然亭，直朝湖畔的一个小亭走去。

小亭的飞檐下，一个身材苗条的少女，穿一件红色绒线衣，手中也卷着一本杂志，正悠闲地在那里欣赏着湖水中的几只游船。微风卷起亭旁的柳丝，拂动着她那一头乌黑的短发。这色彩、这景致，犹如一幅动人的图画，会使每一个春心萌动的青年，产生许许多多的幻想。

赵世炎跨进小亭，彬彬有礼地对少女说：“梅小姐，久等了。”

“我也是刚到一会儿。”梅香看看手腕上的表，“赵先生，你真守信用，现在正好九点钟。”

“梅小姐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不，不。”梅香的脸一下子红了，“在学校里闷得慌，想让你陪我走走。”

二人肩并肩走出小亭，穿入湖畔的柳树林中，密密的林子里再没有别的人影，只有落叶在他们的脚下发出沙沙的响声。走着走着，梅香突然停住脚步，长睫毛下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久久地望着赵世炎：“赵先生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服毒自杀吗？”

梅香服毒自杀的原因，李大钊夫人早已告诉赵世炎了，可是少女心中的秘密，还是让她自己讲出来的好。于是赵世炎摇摇头。

“我，我恨死我那个家庭了！”两滴晶莹的泪珠，在梅香的眼眶里转动着，“爸爸妈妈他们仰慕权势，硬逼着要我嫁给一个军阀做姨太太。你知道那家伙多大岁数吗？都五十岁了，大肚皮，秃脑袋……”

说着说着，梅香不觉抽泣起来，“我一个弱女子有什么办法呢，只好用这种方式来反抗他们。可是自从认识了你，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有力量了，我要同你一样，向这个黑暗的社会挑战。”

赵世炎沉默着，然后慢慢地抬起头来，看着面前这位亭亭玉立的少女。这是一个美丽的姑娘。红色的毛线衣映着红扑扑的脸，就象一朵盛开的桃花，会使每一个人都沉醉、迷恋。可是，这万恶的社会却妄图摧毁她。赵世炎愤慨地说：“社会不杀青年，青年必不自杀。非疯子的自杀，绝非自杀，实系被杀。若想不被杀，只有反抗。若不唤起民众，反抗必不成功。”

梅香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，有时我又想，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，真能救民众于水火之中？现在到处都充满着悲惨、眼泪和死亡，看得越多，真是越叫人伤心。”

赵世炎指着秋风中飘撒的柳叶，缓缓地说：“你看这些柳叶吧，秋风中它们被卷到地上，化成了肥沃的泥土，明年满树又会抽出新芽。我们要打起精神来，敢于向这个罪恶的社会宣战，就是有时困于魔境，或竟作了牺牲，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，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。”

秋天的太阳，象个浅红色的蛋黄，高高地悬挂在深远的天际，将昏黄的光线洒进柳树林子里来。原来对人生已失去信心的梅香，在赵世炎的帮助下，觉得身上也渐渐地充满了力量。仿佛一棵孑立在荒原上的柳树，得到了春雨的滋润，正慢慢地抽出新芽，倔强地招唤着明朗的晴空。梅香激动地说：“赵先生，我约你来，就是向你求教人生的意义的。你给了我力量，给了我重新生活的勇气。”

二十三岁的赵世炎，面对着这位重新认识了生活和人生的少女，鼓励道：“梅小姐，人生的路总是曲曲折折的，自己一定要充满信心。人有了理想和目标，才不会轻易倒下，活着才有勇气和力量。”

梅香用那双水汪汪的眼睛，看着兄长般亲切和蔼的赵世炎，默默地点着头。

盛开的腊梅花

“赵先生，你等等。”赵世炎在高师女星社演讲完后刚走到校门，一个女学生就跟着追了上来，“赵先生，我想向你请教一下，我们读一些什么书好呢？”

“我建议你多读《新青年》、《响导》、《政治生活》等等刊物。”

“当前各方组织甚多，请问赵先生，我们求妇女的解放，到底参加哪些组织好？”

“其他什么组织你们都不要参加，只有参加共产党。因为共产党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，这全人类的解放，其中也包括广大妇女的解放。”赵世炎十分干脆地回答，接着便问道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女学生腼腆地点点头：“我叫夏之栩。”

夏之栩很有礼貌地将赵世炎送出校门。突然，一只颤抖着的手伸到赵世炎面前，象一枝干枯了的树枝：“先生，行行好，可怜可怜我这孩子吧。”

赵世炎一看，原来是位要饭的妇女。她穿着裸露着上身的鱼网般破烂的衣服，左手拉着一个瘦小的男孩，那孩